

穀 木 重 福

聯春為說戲指卷之三
詩者蘇文正公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俠鳳奇緣



上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說明

李涵秋，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被譽為小說第一名家。《俠鳳奇緣》是其代表作之一。該書描寫馮阿祥與韓鳳琴的曲折愛情。文筆生動，人物刻劃栩栩如生，內容上集言情、社會于一體。當時小說大家嚴獨鶴認為該書「直能奪《紅樓》、《水滸》之妙也。」是鴛鴦蝴蝶派眾多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現據民國八年（1919）清華書局版影印。

序一

言情小說至今日汗牛充棟。滿坑滿谷。憤世嫉俗者言祖龍。復生重炬。斯可語。雖過激。穡有至理。試觀今之所謂小說家者。何如哉。熟讀曹雪芹之紅樓夢。魏子安之花月痕。陳逸少之品花寶鑑。剽竊詞意。拉雜成書。猶恬不知恥。詬詬然。炫於衆曰。此余生平傑構。空前之作也。究其實。僅將人名。著分屍裂骨而已。其甚者。或以淫穢之詞。欺人誤世。文風之敝。至斯已極。由於十年牢橐筆羈滬。藉文字爲生涯者。過夥。不文如余。亦已埋首此中者。二十年。更不如今者。在羣趨俗尚。所謂袁豔小說者。一言蔽之。曰導邪誘淫耳。昔皇甫氏斥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詬爲世病。而近人之著。則更腐濫不堪。天不生第二祖龍。恐社會道德。將隨此小說潮流。淪胥以盡矣。近復有點巧之徒。乘時而爲白話章回美其名曰。社會黑幕。姑勿論其文字。若何。卽以黑幕二字言。彼非黑幕中人。何能刻劃入微。盡情披露。揭黑幕以示人。卽導人入於黑幕。又何取焉。雖然。清者自。

清濁者自濁爲患於世之小說家固屬不鮮而關心世道力挽頽靡作中流之砥柱者亦自有人江都李涵秋先生卽其一也曩著行廣陵潮一書膾炙人口莫不稱爲有功世道人心之作後復成俠鳳奇緣若干字標目曰俠情小說情繫以俠其旨義之嚴正可知洋洋數萬言絕不從事雕飾愈覺難能曾逐日刊於新聞報快活林日者嚴子獨鶴將彙訂成冊梓行單本來書索序爰誌數語於簡端以告閱者且以質涵秋焉枕亞

序二

此碑官彼虞初朝脫稿夕待沽說者曰今之小說家何其夥也瞻廬曰今之小說家又何其妙也小說動人在乎筆妙造意布局抑其次也造意佳矣布局巧矣落紙之頃筆端竟不爲我用此小說家之一大憾事也造意布局係乎人用筆之妙關乎天生萬物未嘗吝惜獨於妙筆不肯輕授吾讀徧千百部小說吾意中止有寥寥數部小說何也小說雖夥小說家之妙筆止有此寥寥數枝也江都李君涵秋之小說寥寥數枝筆之一也等身著作罔不佳妙而俠鳳奇緣一書尤爲涵秋諸小說之冠用筆之妙登峰造極感慨淋漓則筆端有廣長舌細微曲折則筆端有九曲珠發伏摘奸則筆端有牛渚犀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涵秋之筆涵秋之所獨有也以今日窳敗惡劣之社會而僅有此寥寥數枝焉如涵秋之筆者以振刷之吾不得不怪造物之吝也鴉鷺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因造物之吝不得不轉疑涵秋之吝也頃者嚴獨鶴君

爲之發大願力。刊萬千單行本於世。是度盡金鍼之意也。有萬千本俠鳳奇緣。流行於世。卽有萬千枝妙筆。流行於世。遂使一般小說家人人皆能效涵秋小說之用。筆以作窳敗惡劣社會之木鐸。筆端五色花不爲江郎所獨有。此固涵秋之所不吝也。此又獨鶴之所深喜也。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瞻廬序於滬瀆

序三

江都李涵秋先生以說部名海內。予初讀先生書在十年以前就矮屋窮簷之下。籌孤檠。娓娓讀之。雖不甚解而心折焉。時則予年猶十三四也。繼讀廣陵潮。益歎其描寫社會有繪影繪聲之致。晚近先生又有俠鳳奇緣之作。排日刊快活林中。其寫俠女奇士狂奴鄙夫也。罔不栩栩欲活。吾人讀其書似見俠女奇士狂奴鄙夫一一出現於行間字裏。口吻體態一一相稱。以視伶工之袍笏登場。有過之無不及也。李先生一小說家也。而其俠鳳奇緣描寫之工乃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魑魅魍魎。一一出於筆底。無有遁者。惟其描繪也。以文字不以丹青。筆之所至。咸能窮形盡相。鞭辟入裏。正類司光之神獨立雲漢。手明鏡普照世界。而世界中萬事萬物。乃盡入鏡中。無一或隱。於是捉取其影達之毫端。雖名畫師。見之且歛手焉。吾聞之英國大小小說家狄根司氏。善寫社會物狀。每成一書。風行遍天下。英人之咸以社會之祕書稱之。以李先生比狄根司其庶。

幾乎。予性好弄。雅喜塗抹。見先生之書。縠縠然有婉色矣。吾友獨鶴輯俠鳳奇緣。竟索予一言以弁首。爰序之如此。戊午花朝。吳門瘦鵝識於紫羅蘭盦。

序四

世變滄桑。每多困心衡慮之境。而人生朝露易成畏難。苟安之思歲寒。然後知松柏時窮而後見節義。凡事皆然。於情爲甚。坐花醉月。偎紅倚翠者。非情也。其心爲物慾所驅。色衰而愛弛矣。得新則忘故矣。絲蘿綺結。琴瑟靜好者。情有專屬矣。一日牆東城北之美。誘之於外。糟糠屢屢之境。迫之於中。幾乎不爲中道。之捐下堂之去也。至若海枯石爛。矢志靡他地。老天荒此心。不改若是者。可謂得情字之眞詮乎。情之相繫。如電氣之相感。通如磁石之相吸引。用情者目注一鍾。情之人以爲之鵠。遂不憚凝全神竭畢生之力。以赴之。若一方面方就而近之。而他方面爲其情之所鍾者。故引而遠之。其目的已失。電也。磁也。更無可以感應之道。其上焉者。則勘破一切。轉而爲太上之忘情。其次焉者。亦嗒然若喪。非勒懸崖之馬。則參方丈之禪已耳。若夫勢位懸殊。性情不屬。既摒蕭郎於門外。莫親彼美於牆東。志氣杆格。既乏回心轉意之方。險阻備嘗。更無入死。

出生之道而情深一往天涯地角不爲遠刀鋸鼎鑊不足畏乃至降節捐軀是否足以博美人之一顧亦不以爲計如俠鳳奇緣說部所載馮阿祥其人者則直視美人如帝天而以用情爲人生第一當盡之義務幸而誠開金石信格豚魚有志竟成回嗔作笑固我所願也不幸而殺身殉情爲他作嫁此身永墮泥犁之穴彼美徒歌蒹葭之章亦無所惜也莫之爲而爲可以已而不已但得拯援美人於孽海奚必定自我身享豔福於人間若而人者豈但置之脂粉羅綺叢中無忝爲情種哉移之於家則爲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之孝子施之於國則爲飢溺由己國而忘身之志士仁人情字之意義本極束縛而彼出之以解脫情字之界限本極狹窄而彼施之以宏遠卽色卽空是情是俠佛氏之捨身而入地獄孔氏之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此物此旨已嗚呼世運日衰道德日趨於墮落在上者力左擁右抱以極聲色之娛在下者亦東食西宿競惟肉慾是趨浸至拆白黨人盛行於滻濱風流笑史傳播於京師其他象卜脫輻而羞貽帷

薄者指不可勝數也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王道之行不外乎人情以如此貧情薄倖之人而畀以論道經邦之責欲國之治理夫奚可得則謂我國近年來政爭之劇烈地方擾亂之頻仍其大原因在於缺乏多情種子也亦奚不可也舉世滔滔衆生懵懵惟草野一二有識之士惄焉憂之既手無寸柄不能施之政事以行其道則惟著書立說用寄其志其言婉而諷微而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使讀其書者潛移默化於不自覺如是而已夫美人香草寫屈子之孤忠關雎葛覃詠文王之德化是書而僅作言情小說讀也僅淺之乎視書中人哉亦辜負作者之苦心宏旨矣

民國七年二月中浣東壁識於上海之味飴草廬

序五

慨自天地閉而賢人隱。禮教衰而廉恥亡。荆蕪滿目難商處。之宜糲澑成風。
久失性情之正。翻雲覆雨朝野奉若楷模。貌合神離。變幻生於牀第。所以耿介
孤高之士。每懷厭世之觀。情深一往之儔。寧抱獨身之義也。涵秋先生本憤時
嫉俗之懷。發暮鼓晨鐘之願。胸中塊壘無酒能澆。筆底陽秋探喉欲吐。帷燈匣
劍效莊牘之寓言。牛鬼蛇神方禹鼎之象物。託志美人香草。悱惻纏綿寄情優
孟衣冠嬉笑怒罵。則有傳家詩禮。雛鳳留音。幹蠶占爻。犁牛有子。雖竹馬青梅。
之相戲偏落花流水之無情。嘗來坎窔嶮轉作寒翁之福。歷盡流離顛沛。無
非玉汝於成。盪氣迴腸。既淚枯而血繼。剝肝瀝胆。始苦盡而甘來。願爲併命鴛
鴦。心甘情死。永作同功。蠭蠭渴慰相思。加以涇渭交流。薰蕕互列。含沙工射。技
窮鬼蜮之場。劍拔當塗。義動虬鬚之色。有磊落英雄之氣。非溫馨兒女之私。以
爲有其事。則馬蹠輪鐵固可留佳話。於湖山以爲無其事。則燭焰酒闌亦可佐。

西清談於客座已若夫自詡稗官濫稱說部描摹佚女狂且豔說郎才女貌刻畫粉奩脂奩妄欲禍棗灾梨芸窗見之而神馳蘭闈讀之而心醉則非特名教之人抑亦社會之蟲賊惡可與此編同日語哉因樂得而序之戊午清明陸律

序六

予少嗜小說。長成結習。以爲恢詭幻異之境。奇譎險詐之情。非可徧歷。惟求之。小說乃得盡閱。世變十年以來。流覽所及。無慮千百。而善本不逮十之一。近作尤寡。辛亥秋偶檢漢上報紙。得過渡鏡一則。寥寥數百字。乃能引人入勝。能事出於促迫。尤可珍異。自是心識涵秋其人。日夕尋檢。弗輟。會武漢兵起。遂爾闢絕。邑鬱悵惘。未嘗不視爲失一良友也。歲甲寅過渡鏡易名廣陵潮。刊行如晤。舊雨喜極。欲狂。繼復讀涵秋他作數種。益欽其才。涵秋著書薈集。衆長不擇。一途壯往。激邁之氣。幽憶要眇之旨。合一爐而冶之。瀾翻萬態。奇險迭出。廣陵潮與此編其最著者也。此編所寫人物。如鳳琴阿祥。與廣陵潮之淑儀雲麟。似頗相類。而情態動止。迥不相犯。人情雖萬殊。同異之別。至爲幽微。涵秋獨能剖析。及此才人之筆。信乎其不可測已。書中寫阿祥之於鳳琴。迭遭唾棄。嚮慕愈篤。其後江潯奔走殷勤。將護歷九死。而無悔。卒償其願。夫鍾情者。苟有所悅。履萬。

險亦無阻。秋荼雖苦，舌本自甘。堅冰雖寒，胸懷奇暖。非深於情者，孰能解此。涵盜賊，騙丐，罔不備列。世風澆漓，險詐百出。法紀失效，德育無所施。惟小說之彰，猶得維繫人心。於萬一是，雖小道豈曰無補？然則涵秋殆又世所謂別有傷心懷抱者耶？予不識涵秋讀其書，輒以測其人。如此文章，有神自信，故不妄耳。

戊午三月咸陽李壽熙浩然識

序七

作小說難。作白話小說尤難。蓋小說而託諸文言，猶可以才藻文字見長。至如白話小說，則非神於用筆者，斷難引人入勝。舊時白話小說，百讀不厭者，厥維紅樓水滸。舍此而外，則往往閱未終篇，輒昏昏欲睡。即其稍佳者，瀏覽一二過亦索然意盡矣。此足見紅樓水滸之妙實有令人不可及者。其不可及處，即其精神之所寄，意味之所在也。所謂不可及處，約有兩端。一曰包羅宏富。紅樓言情小說，亦家庭小說也。然而兼涉社會祕聞，豪門醜史，水滸俠義小說，亦社會小說也。然而常寫兒女私情，家庭瑣屑，故一編在手，時而令人愁，且悲；五光十色，應接不暇。此豈如今之小說，事迹簡單，範圍狹小，時而令人怒，時而令人喜？言社會，則摭拾舊聞，言愛情，則專寫兒女者，所可比擬哉？一曰描寫生動大觀。園諸姊妹，均是繡閣名姝也。而各有其儀態，各有其身世。梁山一百八人，均是草澤英雄也。而各有其性情，各有其歷史。具此寫生妙手，故能令讀者如身。